

吴晓东著

曾经北大书系

博尔赫斯的中国想象

鲁迅的原点

燕京校园诗人吴兴华

记忆的神话

狂人的绝望

汉语诗学的期待



新世界出版社

◎ 卷之二

记忆的神话



◎

曾经北大书系

■ 吴晓东著

记忆的神话

Memory



新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记忆的神话/吴晓东著. -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1.9
(曾经北大书系/陈平原主编)
ISBN 7-80005-635-X

I.记… II.吴… III.社会科学-随笔-文集 IV.C5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1827 号

记忆的神话

作 者 吴晓东
特邀编辑 季晟康
责任编辑 孙海雯 文 钊
装帧设计 海 洋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 24 号 邮 编 100037
电 话 (010)68320635(发行部) (010)68995424(总编室)
传 真 (010)68995974
电子邮件 nwpcn@public.bta.net.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文化局红旗印刷厂
开 本 1/32(850mm×1168mm)
字 数 240 千字 印 张 11.125
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80005-635-X/I·070
定 价 19.00 元

新世界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总序

陈平原

在前现代社会里，一个人的籍贯，不只代表着方音、饮食、习性等，更包含着文化趣味与学术倾向。而在教育日趋普及、人口流动性很强的当代中国，人们见面时，还会互相询问“你是哪里人”，可那基本上属于寒暄性质（偶尔也会有“老乡遇老乡”的欣喜，但再也不会“两眼泪汪汪”了），只适合于初次见面或把酒聊天。一旦进入知识领域，学者的籍贯或出生地都变得无足轻重，“乡亲”的观念自然也就十分淡薄。以至于过去史书所津津乐道的南北学风差异（还有浙东浙西各具自家面目、岭南岭东不便同列并举等更为详细的分析），不能说毫无道理，但起码显得不太重要。

取而代之的，是每个人特殊的教育背景。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在哪里念书，远比在哪里出生重要得多。这里强调的，不是日后就业的几率、升迁的速度，而是校园生活作为精神纽带，对于走上工作岗位者，依旧起决定性作用。

我在不少地方说过类似的话——到目前为止，北京大学不是世界一流大学，但北大是一所个性鲜明的大学。有人说，北大学生忧国忧民，也有人说北大学生野心勃勃，还有人说北大学生特立独行、北大学生眼高手低、北大学生……不

管你怎么评价,大部分论者都承认,北大学生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气质。

这种与众不同的“气质”,有人激赏,也有人不以为然,更有好心人不时提醒:为避免不必要的摩擦和牺牲,最好能守中庸(中行)。就具体言论和举止而言,确实没必要故作惊人之论或骇世之举。但忠实于自家的学术/艺术感觉,不想因利益考虑而过分委屈自己,这种理想主义情怀,即便在现实生活中很不讨好,我以为还是值得保留。有个性但不张扬,守规则而能发挥,这种境界,只能说是心向往之。

对于很多北大人来说,“曾经北大”是一件永远值得纪念的事。不管是惊鸿一瞥,还是终身厮守,其感觉都将刻骨铭心。不是说北大没毛病——北大人评说起自己的母校来,其严苛与刁蛮,有时远比局外人更甚。可我们也知道,工作效率不高、时有浮躁之举的北大,自有其别处难以企及的优势。起码老校长蔡元培先生所提倡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历经几十年风雨,依旧是今日北大校园里最具凝聚力的口号。单凭这一点,我们就敢斗胆套用两句名言:一是唐人元稹的“曾经沧海难为水”,一是《红灯记》里李玉和的“有您这碗酒垫底”。

邀请众多“曾经北大”的新老学生欢聚一堂,或吟诗作赋,或衡史论文,基于一个简单而执著的信念:作为北大人,有责任守住蔡先生所提倡的老北大的精神传统。也正因此,本书系只求作者临文以敬,待人以诚,而不强求体裁、主旨、风格的整齐划一。

2001年7月25日于京北西三旗

NACB/02

目 录

第一辑◎记忆的神话

记忆的神话	3
对存在的勘探	14
小说的情境化	35
博尔赫斯的中国想象	49

目
录

第二辑◎诗学的视域

现代小说研究的诗学视域	73
审美主义与现代性	91
“闲话”和“独语”	112
“东方理想国”的生成	140
汉语诗学的期待	162

第三辑◎鲁迅的原点

鲁迅的原点	169
狂人的绝望	183
鲁迅小说的第一人称叙事视角	200

第四辑◎文学史寻踪

记	20 世纪的诗心	219
忆	燕京校园诗人吴兴华	227
的	李金发的现代性体验	245
神	在经验与理念的张力之间	257
话	从“散文化”到“纯诗化”	270
— 2	抗战时期中国诗歌的历史流向	296
	建立多元化的文学史观	328
	关于“后新诗潮”的随感	337
	后记 记忆的美学	344

第一辑

记忆的神话

记忆的神话

普鲁斯特的巨著《追忆逝水年华》堪称是一部“不世出”的小说，按康诺利在《现代主义代表作 100 种提要》中的说法，“《追忆逝水年华》像《恶之花》或《战争与和平》一样，是一百年间只出现一次的作品”，法国作家莫洛亚在为《追忆》1954 年版作的序中也说：“对于 1900 年到 1950 年这一历史时期，没有比《追忆》更值得纪念的长篇小说杰作了。”这不仅由于《追忆》像巴尔扎克“人间喜剧”那么篇幅巨大，规模宏伟，而更在于普鲁斯特并不满足于开发已有的众所周知的“矿脉”，他开辟的是新的“矿藏”。而这新的矿藏中最有价值的矿层，是普鲁斯特力图探讨的人类所固有的“回忆”这一心理机制。“回忆”构成了“追寻失去的时间”的真正题旨，是普鲁斯特把握已逝时光的方式，也是他把过去的生涯纳入此在的方式，更是他为自己确立的恒常的生命形式。而从更普泛的意义上讲，回忆又是人类使自己的文明得以延续的方式，甚至是人的存在方式本身，这就是

《追忆逝水年华》所隐含的人类学层面的空前丰饶的矿藏。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是早早就躺下了。”几百万言的《追忆》是以这样看似平淡无奇的一句开头的。从手稿中人们发现普鲁斯特在前后5年中，曾尝试了16种写法才确定了这一句。它描述了小说的叙述者“我”一段时间里的生活情形：早早躺下，又无法成眠，在床上沉思冥想。小说接下来的几十页写的正是“我”失眠夜的缅想。1913年，一个出版家只翻了小说开头就当即拒绝：“我实在弄不明白，一个人怎能花上30页的篇幅来描述他人睡之前如何在床上辗转反侧。”但对叙述者来说，这30页的篇幅却太重要了，它描摹的是“我”在回忆中打发漫漫长夜的生活方式。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正是普鲁斯特本人生活形态的写照。1896年，普鲁斯特在他的处女作《悠游卒岁录》的序言中写道：“在我孩提时代，我以为圣经里没有一个人物的命运像挪亚那样悲惨，因为洪水使他被囚禁于方舟达40天之久。后来，我经常患病，在漫长的时间里，我不得不待在‘方舟’上。于是，我懂得了挪亚曾经只能从方舟上才如此清楚地观察世界，尽管方舟是封闭的，大地一片漆黑。”这本书出版时普鲁斯特只25岁，当时他肯定没有想到“方舟”式的囚禁生活将构成他此后生涯中一种恒常的生活形态。他必须适应这种卧病在床的生活，而他最后终于赋予了这种生活以最好的方式：即在回忆中写作，在写作中回忆。普鲁斯特得的是哮喘病和花粉过敏症，对环境要求极高，最轻微的植物性香气也会使他窒息。他的房间要衬上软木，隔开外面的声音；窗子总得关上，防的是窗外的栗树的气味和烟味；毛衣也得在火上烤得滚烫之后才能穿，所以他的毛衣一碰就成百衲衣一

样的碎片；想出去到乡间看看童年时代的山楂树，也得坐在密不透风的马车中，而且是一件冒着很大风险的事。可以想象，从1901年到1922年去世，普鲁斯特是在怎样一种生活形态下写他的《追忆逝水年华》的。像创作《呼兰河传》时期的疾病缠身的萧红一样，这是一种以回忆为主体的生命形式。

作为普鲁斯特的生命形式的“回忆”，在小说中则生成成为一种艺术形式。整部《追忆》都是叙述者“我”的回忆的产物，也就是说，普鲁斯特是靠回忆来结构整部小说的，回忆因此是结构情节的方式，是叙事形式，也是主题模式。这一切都可能使对《追忆》的探讨进入具有普适性意义的诗学层面，提升出关于“回忆”以及“记忆”的诗学范畴，并进而上升到对人类记忆机制的全方位的探索领域。

如果把《追忆》比作一座由回忆建构的大厦，那么它的最重要的一块基石是普鲁斯特所发现的一种记忆的形式——“无意的记忆”（也译成“非自主记忆”、“非意愿记忆”、“不自觉记忆”、“不由自主的记忆”等等）。正是这种记忆形式的发现使普鲁斯特获得了拯救，否则他无法使自己的漫长的回忆获得美学支撑。普鲁斯特也正是在寻找到了这种记忆形式之后，才真正开始了他的小说创作。那么怎样理解所谓的“无意的记忆”呢？当你无意中嗅到一缕清香，听到从什么地方飘来的一串熟悉的音符，或者偶然翻到一件旧物，便会突然唤醒沉埋在记忆中的一段往事、一幅场景或一种思绪。它们深藏在心灵深处，平时并没有意识到，却在不经意之间被唤醒了，这偶然唤醒的记忆就是“无意的记忆”。它本是人类的一种普泛的记忆体验和形式，但《追忆》的特出意义

在于为这种“无意的记忆”赋予了美学与诗学内涵，并且把它作为回忆大厦的最重要的支撑，或者说把“无意的记忆”上升为一种诗学范畴。

小说中对“小玛德莱娜”点心的描写是《追忆逝水年华》有关“无意的记忆”的最重要的细节，从而使“小玛德莱娜”成为20世纪世界文坛最有名的点心。不过在小说中它的样子却并没有什么特别，“又矮又胖”，“看来像是用扇贝壳那样的点心模子做的”，吃法是先要放在一杯茶水里泡软。然而当小说中的“我”喝了泡着“小玛德莱娜”点心的茶，一件奇迹却顿时发生了：“我浑身一震，我注意到我身上发生了非同小可的变化。一种舒坦的快感传遍全身，我感到超尘脱俗，却不知出自何因。我只觉得人生一世，荣辱得失都清淡如水，背时遭劫亦无甚大碍，所谓人生短促，不过是一时幻觉；那情形好比恋爱发生的作用，它以一种可贵的精神充实了我。”为什么一块点心会产生如此震撼？小说的叙述者“我”认为，人们关于往事的记忆藏在脑海之外，是理智和智力不可企及的，记忆只能在无意中被现实的感受和事物偶然唤醒，“小玛德莱娜”正是唤醒了“我”当年吃这种点心的记忆，往昔的记忆就伴随着这块点心得以复活，而失去的时间便借助这种“无意的记忆”的方式获得重现。

“小玛德莱娜”的细节告诉我们：过去的记忆其实是附着在像点心这样的“记忆之物”上面的，而文学家的使命正是对记忆之物的捕捉。这种能唤起往事的记忆之物，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最为丰富。古典诗歌的一系列母题，譬如凭吊，怀远，思古，睹物思人，登高览胜……种种经典情境关涉的都是记忆的母题。美国汉学家斯蒂芬·欧文在他那本奇特的

书《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中指出，中国古典诗歌最懂得在往昔存留的断片（记忆之物）中去唤回历史记忆。譬如杜牧的名诗“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诗人只有找到沙滩中沉埋的前朝的断戟，才能使历史记忆找到承载。“折戟”正是这种记忆之物。但中国古典诗歌中的记忆方式往往有群体性，当中国诗人们找到一片瓦当，一个断戟，一个箭头，触发他们的记忆的联想方式往往有一种共通性，共同的文化史记忆使诗人们的记忆方式都产生了一定的惯性。相比之下，“小玛德莱娜”点心则独属于普鲁斯特，独属于小说中的“我”，它唤起的也是个体性生命记忆。同时它也是关于如何唤醒“无意的记忆”的一个发生学意义上的最好的说明。小说这样描写点心带来的奇迹：尽管“我”距离当年的经历已经很久了，“但是气味和滋味却会在形销之后长期存在，即使人亡物毁，久远的往事了无陈迹，惟独气味和滋味虽说更脆弱却更有生命力；虽说更虚幻却更经久不散，更忠贞不矢，它们仍然对依稀往事寄托着回忆、期待和希望，它们以几乎无从辨认的蛛丝马迹，坚强不屈地支撑起整座回忆的巨厦。”普鲁斯特把“小玛德莱娜”点心的细节看成是对整座回忆的巨厦的支撑，爱尔兰剧作家、《等待戈多》的作者贝克特则说，“浸了茶水的小玛德莱娜点心的著名情节将证明普鲁斯特的整部著作是一座无意的记忆的纪念碑，而且是一部无意的记忆如何发挥作用的史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莫洛亚指出：“随着普鲁斯特作品的诞生，就有了通过无意的记忆来回忆过去的方法。”（《从普鲁斯特到萨特》）他把“无意的记忆”上升为回忆的方法论，而这恰恰是小说诗

学所最感兴趣的核心问题。

从小说诗学角度着眼，回忆的诗学所关注的问题是普鲁斯特究竟怎样把人类的记忆机制与小说结构形式有机地统一在一起。“无意的记忆”之所以具有诗学的属性，正因为它涵容了这两个层面。首先它揭示了人类回忆的固有形态和特征，即回忆的无序性、非逻辑性。真实的回忆是纯粹原生态的，是一种记忆的弥漫，有偶发性特征，时间上也很难区分出先后次序。很少有人会命令自己先回忆什么，再回忆什么，最后回忆什么。往昔的记忆在我们的回忆过程中呈现出的往往是一种混沌状态，甚至是共时状态。以“无意的记忆”作为回忆巨厦之基石的《追忆逝水年华》，其叙事形态在总体上正表现为故事时间顺序的打乱，构成小说细部的是无意识的联想，是沉思录，是议论，是解释，是说明，它们共同编织成一个回忆之网，或者说编织成网状的回忆。小说在回忆中建构的不是一个有顺序有因果的故事时间，而是一种心理时间。这种内在时间观显然受到了柏格森时间哲学的影响。柏格森的时间是一种人类内在体验的时间，是一种不依赖钟表计时的心理时间，是被直觉洞察的时间。这就去掉了时间线性流逝的因果链，使时间成为直觉性的内在的“绵延”，在绵延中使过去与现在互相交织渗透，记忆的内容与回忆的行为互相混合，从而使时间在人的心理存在和体验方式中获得了内在的统一性。在这一点上，《追忆逝水年华》是柏格森时间观的诗学论证。这正是小说名字（直译即“寻找失去的时间”）的真正含义。

然而真的存在一个完好如初的过去、一个纯然的过去等待我们去寻找，去唤醒，去复现么？从根本上说，回忆总是

立足于现在的需要才产生的，所以，即使是“无意的记忆”，也是由现在触发的；过去被唤醒的同时已经隐含了“当下”的向度。回忆必然是现在的感觉和过去的感觉的迭合，其中永远隐藏着某种“回溯性差异”，即在回忆中永远有两种向度的矛盾，一种向度是过去的、当时的判断尺度，另一种则是当下的判断尺度作为参照背景。正因如此，在《追忆》中我们总是能感觉到有两个“我”在交流与辩难的声音，一个是往事中的当时的“我”，一个是现在的当下的“我”。回忆正是两个“我”所进行的回环往复的对话，是当下的“我”对过去的“我”的问询。回忆既是向过去的沉溺，找回过去的自己，更是对现在的“我”的确证和救赎，是建构此在的方式，从而使回忆在根本上关涉的并不是过去之“我”，而恰恰是此在之“我”。这便是《追忆》呈示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普鲁斯特最终告诉我们，为什么人类永远摆脱不了“回溯”的诱惑，为什么回溯性的叙事是人类讲故事的永远的方式，因为回溯正是人的生存方式本身，回溯在追寻到了过去的时间的同时，也就确证了自我的此在。因此，普鲁斯特借助他笔下的叙述者把人类的回忆的形象浓缩为一身，小说中“我”的形象（甚至可以说普鲁斯特本人的形象）最终留给我们的正是回忆的形象，这个形象本身比回忆中的故事更生动鲜明。这是一个静夜失眠者的形象，小说叙事者站在生命和记忆的终端首先想起的正是自己的这个失眠者形象，巴什拉在《烛之火》中把这个形象称作“伟大的孤独熬夜人”，他靠沉思和遐想打发自己的漫漫长夜，一次伟大的回忆便由此展开。